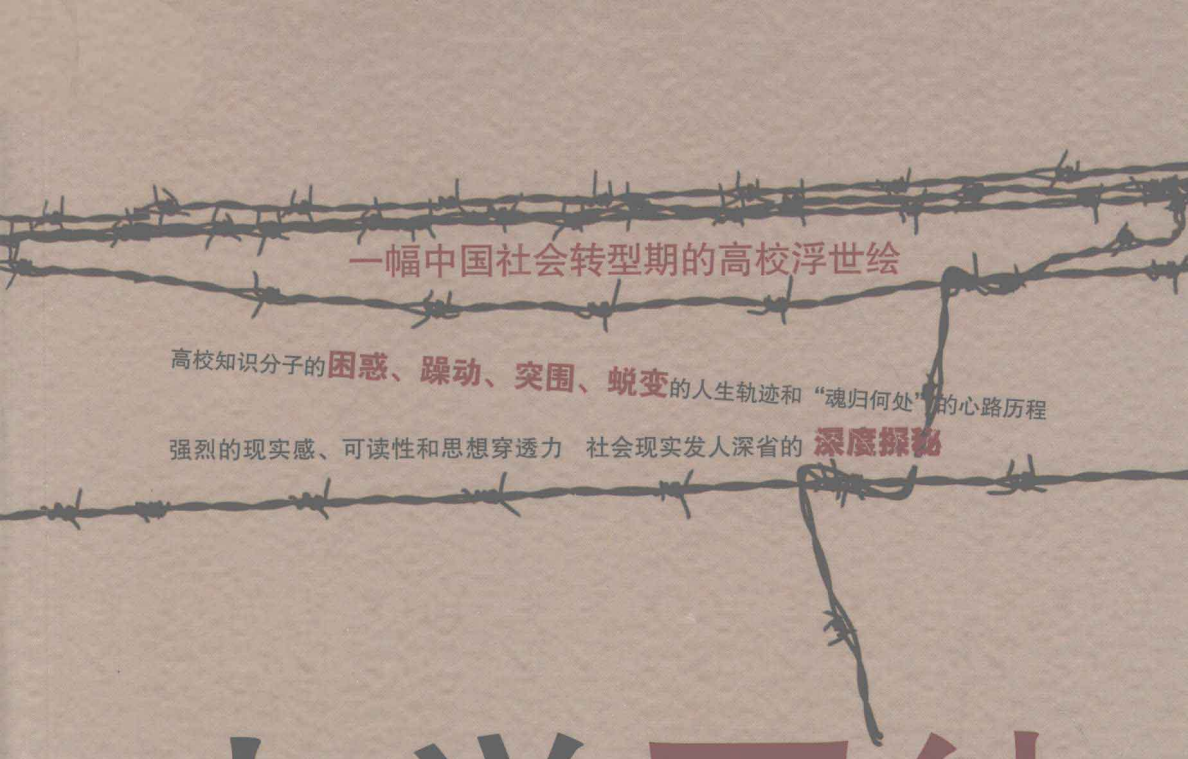




一幅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高校浮世绘

高校知识分子的**困惑、躁动、突围、蜕变**的人生轨迹和“魂归何处”的心路历程

强烈的现实感、可读性和思想穿透力 社会现实发人深省的**深度探秘**

大学囚徒

黄书泉 ◎ 著

AR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一幅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高校浮世绘

大学囚徒

黄书泉 ◎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大学囚徒 / 黄书泉著.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396-3692-4

I. ①大…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6080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岑 杰 黄 佳

装帧设计: 马 芳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3533889

印 制: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0551)5665033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9.5 字数: 30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思考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人生。

——苏格拉底

三种单纯然而极其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那就是对于爱情的渴望、对于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

——罗 素



目 录

第 1 部

第一章	别了，80年代	003
第二章	生活在别处	016
第三章	当起了书商	025
第四章	桑小芹与陆虹	029
第五章	爱情死了	039
第六章	文学讲座	045
第七章	“逼良为娼”	053
第八章	失态的文人们	059
第九章	商人游海	067
第十章	向北京	073
第十一章	京华烟云	078
第十二章	天安门之夜	084
第十三章	卖书记	091
第十四章	最后的晚餐	102
第十五章	商海无边，回头不是岸	111

第 2 部

第十六章	物是人非	125
第十七章	世上已无蔡元培	131
第十八章	故乡的河	141

第十九章	镇长前史	145
第二十章	古镇怪杰胡大哥	152
第二十一章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	167
第二十二章	火光中的桃色梦	175

第 J 部

第二十三章	此岸，彼岸	183
第二十四章	他妈的评职称	188
第二十五章	活得无趣	195
第二十六章	山道弯弯	202
第二十七章	桑小芹之死	207
第二十八章	走不出去的大山	214
第二十九章	大学校长马大龙	221
第三十章	白老圩监狱	228
第三十一章	教授也疯狂	234
第三十二章	我的大门也被堵死了 ...	248
第三十三章	在世纪的门槛上	255
第三十四章	天涯海角	264
第三十五章	长相思	270
第三十六章	法庭内外	275
尾声	魂归何处	289

我有话要对这个世界说（代后记） ...	300
---------------------	-----

第 1 部
Di-yi bu

第一章 别了,80年代

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南方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水清浊,在度过了自己的四十岁生日后,终于告别了居住四年多的筒子楼,搬进了一套两室一厅的单元房,开始了他的90年代的故事。

大半年以来,妻子楚梅都沉浸在分房、装房、购置家具的亢奋状态中,她几乎跑遍了市里所有的家装公司和家具商场,一遍又一遍地设计、修改着装修方案,做着预算,与装修公司讨价还价,一趟又一趟地拽着水清浊到别人家的新居去观摩、取经。为了装修房子、购置家具,楚梅将家庭的日常生活开支降到最低,每天变着法子省钱,甚至到天黑了,人待在屋里,也不愿意开灯,怕浪费电。买菜时,为了几分钱,和人争得脸红脖子粗。水清浊对此很不以为然,觉得楚梅变得越来越俗气了,两人常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争吵。

水清浊开始感到家庭日常生活中经济的困窘。报纸上天天在喊“尊重教师、尊重知识”、“提高教师待遇”,可实际上他们这几年的工资增加得很少,女儿晶晶又经常生病,水清浊每月还要寄钱赡养瘫痪的老母亲,平时生活倒也能够过得去,这回装修房子,水清浊才深感:与那些先富起来的人相比,自己其实属于穷人阶层。咋整?穷人还是穷人,富人还是富人。因此,首要的任务是自己脱贫,而不是对别人“启蒙”。

楚梅毕竟是一位能干的女人,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她想方设法、绞尽脑汁,终于实现了“花少钱、装好房”的目标。当水清浊住进了宽敞明亮、装修精致的新居时,心底还是涌起了对楚梅的感激。他想,真是“没有女人不成家”啊!

尽管只有两室一厅,楚梅还是精心为水清浊安排装修了一间书房:一面墙的高大书橱、临窗的光可鉴人的书桌、窗台上一盆常绿的冬青树盆景、一把竹制的躺椅、一张古色古香的茶几……春日的阳光透过淡黄色的窗帘,均匀地洒在书房里,也洒在楚梅兴奋的脸上,她得意地问坐在书桌前的水清浊:“怎么样?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写作,应该感觉很好吧?”

正在整理书籍的水清浊没有回答,他的目光投向窗外远处一棵孤零零的橡

树。橡树枝叶茂盛、高大挺拔、直插云霄，映衬得天地间更加寥廓，人和楼房显得非常渺小。

楚梅继续沉浸在乔迁之喜的兴奋中：“唉！回想住筒子楼的日子，就像是一场梦魇，现在好了！一切都过去了！清浊，我们现在也算是安居乐业了，从此以后，家务事不用你操心，我们也不要再争吵了，你也不要再折腾了，就安心在这样的环境里做学问、出成果、评教授吧！”

水清浊仍然沉默着，他确实不知该向楚梅说什么好。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家，有了自己的一间书房，他从内心里感激楚梅。但是，他一想到自己的下半生就只有在这间书房里与一堆书籍为伴，终其一生，不过是在书架上再增添几本别人也许根本不屑一读的自己的书，终极目标就是评上无非给自己增加一点工资的教授职称，心中便充满了惆怅和悲哀。他的追求与梦想，他的激情与欲望，他的潜伏的能量，他的躁动的灵魂，他的对爱的渴求，对人生过程的丰富的渴求，他的对广阔世界的向往，他的喜怒哀乐，他的七情六欲，一切的一切，都会在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书斋生活中，被抑制、被化解、被磨灭，伴随着他的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令人窒息的静、“老死不相往来”的冷漠、与世隔绝般的孤独、文字的苍白、读书的无聊、对学问的厌倦……一想到这些，水清浊最初的那点入住新居的喜悦便丧失殆尽，他觉得自己正在一步步走向牢笼和深渊，一种绝望的情绪像潮水一样渐渐地淹没了她。

可这一切他又如何能向楚梅诉说？楚梅听了，会认为他的神经不正常，吃饱饭撑的。入住新居的第一天，他不想又和她发生争执。

水清浊在心里深深地叹了口气，看了看墙上新买的漂亮的挂钟，对楚梅说：“晶晶要放学了，该做饭了。”便走到厨房，拿起电饭锅，开始淘米做饭。他忽然觉得，家就是用来过日子的，而过日子的夫妻相互之间原本是可以不讨论，也可以不交流的。

二

晚上九点多钟，水清浊刚刚将书房整理好，桌上的电话响了。一看是游海打来的，这是打进他的新居的第一个电话。

游海与水清浊是在古镇的同一条街上光屁股长大的伙伴，后来又一道到农村插队。在当年小街上的那一群“野孩子”中，只有他们两个于1977年同时考上了大学，后来都成为令古镇人引以为豪的南方大学教师，他们的关系也就更加密切。前几年，每到节假日，他们常常结伴而行，回到离省城不远的古镇上，

和儿时的几位伙伴在一起喝酒、打牌,玩个通宵。楚梅对此很不以为然,曾当面挖苦他们“乡下人习气未改”。游海笑嘻嘻地回敬道:“往上数三代,大家都是和阿Q、小D、王胡邻居的乡下人,你以为当上大学教师就都成了贵族啦!”

游海大学毕业后留在经济系当教师,消息灵通,经常将听到的一些大学教师“假正经”的笑话说给水清洙听,多次怂恿他写一部“新儒林外史”或“新围城”。水清洙道:“我无此才。就是有,写又如何?”

“无聊才读书,无用才写书,写了还不是照样无用!生活还不是照样无聊!”

游海说:“是啊,看来我们是要走出大学,换一种活法了!”

同样是两个躁动不安的灵魂,水清洙是止于言,游海则是见于行。游海是属于最早“下海”的那批知识分子,他在80年代中期就办了停薪留职手续,与出版社人员和社会上的一批书商成立了文化图书出版公司。靠着买书号印书,不到两年,游海就成为南方大学“先富起来的一小部分人”,这几年生意越做越大。与水清洙越来越无奈正好相反,游海的世界越来越精彩。

游海在电话中先是祝贺水清洙的乔迁之喜,接着对他说:陆虹现在正在他那里,他还邀请了几位朋友,准备一道去蓝月亮大酒家吃夜宵,要水清洙给楚梅编个理由,马上赶来。

水清洙迟疑地将话筒拿在手中,望着刚刚安顿好晶晶的楚梅,目光有些迷离,已经平静的心情被打乱了。他从楚梅不满的脸色中意识到,楚梅已经知道是游海打电话约他出去的。而此时此刻,楚梅已经收拾好房间,静静地坐在床前,眼光中充满了对新居第一晚夫妻生活的期待。她的神色,包括身体,都在向水清洙做出某种只有水清洙才明白的召唤和暗示,而对于已好久没有性生活的他们,这似乎是一种彼此开始和好的象征。水清洙想,如果此刻我离开家,尽管完全可以找一个理由,但情感的裂痕从此就会迅速地扩大。水清洙是非常了解楚梅的,楚梅爱他,但这个爱是有条件的。为了家庭的和谐,自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水清洙这样想着,在电话上和游海说了句“不能去”,不容对方说话,便挂断了电话。他的心已经飞到了蓝月亮大酒家,那是另一个世界、另一种人生。但是他必须面对现实,而这个现实就是楚梅。

新买的席梦思床散发着木脂的芳香,楚梅已经脱得一丝不挂地躺在厚厚的绒被上。彩色壁灯照在她白皙、丰腴的裸体上,散发着朦胧的肉欲气息,向水清洙发出强烈的暗示。水清洙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和楚梅睡在一起了,一下子进入这种状态,他感到适应不过来。但是他知道自己此刻应该怎么做,便也脱光了衣服,和楚梅靠在一起,思绪却飘得很远,眼前不断浮现出陆虹那双充满哀怨的

大眼睛……

很久以来,水清浊和楚梅都没有如此酣畅淋漓地做爱了。他们在床上不停地翻滚着,像飘荡在大海里的一条小船,从一个波峰被抛向另一个波峰。最后楚梅带着心满意足的表情将身体歪到一边入睡了,好像是一场仪式,结束了……

水清浊却怎么也睡不着,他的思绪又开始活跃起来。虽然他感到身体很累、很疲惫,但头脑却变得特别敏感。像每次做爱后一样,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失落感、沮丧感。首先盘桓在他脑海里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这就是婚姻的要义、人生的至乐?于是,一种情欲满足之后重新恢复的理性,将他引向对生活厌倦和绝望的深渊,就像这无边的夜色,笼罩着他沉浸在黑暗中的灵魂。他忽然产生了一种冲动,想离开这间用情欲制造出虚假生活的房间,独自回到严峻的真实中去。

水清浊想起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对托马斯的描写:“做爱之后,他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强烈愿望,愿一个人独处。”他想,我此刻不也正是这样的感受吗?

三

水清浊望着躺在自己身边已经酣然入睡的楚梅,他对她是那样地熟悉,但此刻他又觉得如此地陌生!水清浊想,她是谁?我又是谁?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为什么偏偏是我们两个人走到一起,而且将继续走下去?这一切对于我,究竟意味着什么?

水清浊点燃了一支烟,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中。

水清浊始终认为,与楚梅从相识到结合,自己都是被动的,仿佛被一种不由自主的力量支配着。

上大学前,在农村和工厂时,水清浊有过两次恋爱经历,但当双方关系进入到实质阶段时,他的农民和工人身份粉碎了彼此的玫瑰梦。那些发生在“青春无悔”的知青小说里感人的爱情故事并没有在他身上发生,当然也没有发生悲剧,因为双方都做出了理智而现实的选择。如果说从农村和工厂看到的社会真相使水清浊在政治上产生了幻灭感,两次恋爱经历则使他产生了对爱情的幻灭感,从此以后,他以一种平常的、平淡的、无可无不可的心态来看待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所谓“终身大事”。在整个大学期间,他的大脑和心灵都徜徉在目不暇接的新知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文学里。其时国家刚刚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他已

打算毕业后接着考研究生,个人感情上的事几乎没有考虑过。

虽然他已年近三十,好在在77级同学中,他的年龄并不算大,像他这样的“大龄单身青年”大有人在。更何况同学中还有一些十年前就当爸爸妈妈,在班上被年龄最小的同学喊作“叔叔”、“阿姨”的。这些人十分羡慕水清浊他们,认为他们在爱情上终于获得了可以自由选择的权利和条件,而自己呢,即使上了大学,这一辈子也完了。其中有少数不甘心者,企图打破原来的生活,当一回“陈世美”,但下场似乎都不妙。那几年,农村老婆到系里来哭闹的,工厂老婆写信给学校控诉读大学的丈夫忘恩负义的,在校园里当着同学的面,夫妇双方大打出手、斯文扫地的,此类事时有发生。水清浊目睹这一切,一方面为师兄师姐们无法重新开始的命运,为“老三届”们失去的永远不会再来的遗憾而悲哀,同时对婚姻、家庭之类所谓的“个人问题”也就更加看得淡了。他想,时至今日,一切随缘吧,如果世界上真有属于自己的爱情,总有一天会降临到自己头上的;如果没有,结婚成家过日子,不过是人生的一道程序,早点迟点又有何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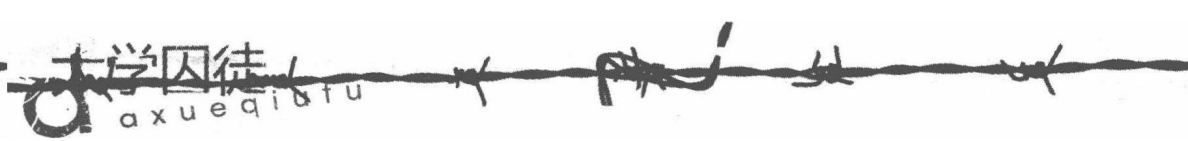
水清浊想错了。令他没有料到的是,他的“个人问题”成为了大家关注、谈论,甚至操心的事。亲戚、同学、朋友、熟人,在庆贺他终于考上大学,并且预测他前途无量的同时,话题总是很自然地转到这方面。于是,水清浊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对此做出回答、解释、说明,对关心他的个人问题的人表示感谢,对不能符合自己意愿的人表示歉意。每次回到古镇上的家中,家人们的盘来问去、母亲的唉声叹气、邻居们的唧唧喳喳,似乎都是围绕着水清浊的个人问题。水清浊想:如果我过了三十岁,仍不能很快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向家人和社会交代。

就在这期间,楚梅走进了水清浊的生活中。

那是水清浊考上研究生后的事了。他虽然从此头上罩上了一层光环,可心里却是愁云密布。年迈的母亲患上了偏瘫,住在县城已经从工厂下岗的姐姐家里,水清浊不能尽床前服侍母亲的孝道,便想靠给他们寄点钱来弥补。可他每月才几十元的生活费,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他一时陷入了困境,感到生活的无奈和文学的苍白。水清浊想,我可以不考虑个人婚姻问题,但我却无法不考虑实实在在的生计问题。于是,他对已在南方大学当教师的游海说明情况,要他帮自己在外边找一份差事。游海很快就给他在省电大夜校联系好了,每周去上三个晚上的课,每次二十元。

从此水清浊开始了白天当学生,晚上当老师,一边在象牙塔里研究文学,一边骑着破自行车去为稻粱谋的反差生活。

一天晚上,他上完了课,正准备回校,一位一直等候在教室走廊上的女学生



来到他的面前，从书包里掏出一篇文章，说自己平时喜欢写作，但苦于无人指导，希望水老师能帮她修改修改。

这位女学生就是楚梅。她实际上也只比水清浊小两三岁，而且已经在纺织总厂当了好几年工人了。以楚梅这样的年龄、经历，按说水清浊是很乐意和她接近的，但毕竟碍着老师的身份，水清浊在这之前没和她说过话，这回楚梅主动找他，他心里忽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他回校后，当晚就读了楚梅写的文章。这是一篇散文，写的是楚梅当年下乡插队的生活，文字虽然还比较粗糙，但感情真挚，在同样当过知青的水清浊心里产生了共鸣。水清浊将文章仔细地修改了一遍，第二天就寄给了大学同学张子牛。其时张子牛是省里一家文学杂志社的编辑，所以文章很快地就被刊登在这份杂志上。

这件事水清浊也没觉得什么，但对楚梅却是意义重大。她不久就被抽调到厂宣传科，并且参加了几次市里举办的文学活动。在那个一篇小说、一首诗就可以改变人的工作单位、身份、命运的年代，楚梅尝到了文学的甜头，她从此写得更勤快了，主动找水清浊的次数也大大增加了。每次楚梅去水清浊那里，除了带上稿子，总要带一点水清浊根本想不到的却很实用的生活品做礼物。只要宿舍里没有别人，她就主动帮水清浊洗洗衣服、在煤油炉上做点好吃的菜什么的。周末时，她还不时地邀请水清浊去她家做客。楚梅的父亲是省政府机关的一名处长，母亲是小学教师，他们对于年龄已经不小的女儿与一位前程无量的研究生相识这件事感到很高兴，也非常看重。所以每次水清浊来楚梅家，都受到全家人热情的款待。这一切使得长期孑身一人漂泊在外，过着清苦生活的水清浊忽然找到了一种家庭的温馨感觉，这种感觉一旦降临，水清浊便感到无法抗拒。

一年之后，水清浊和楚梅结婚了。

结婚之后，楚梅对水清浊关怀备至。她几乎隔一天就要到学校去一趟，替平时仍住在集体宿舍的水清浊洗衣服、做饭、搞卫生，风雨无阻。有几次楚梅出差到外地，走前总是给水清浊准备一大堆吃的东西。同寝室的师弟们因此沾了不少光，他们既羡慕水清浊找了个好妻子，有时也拿他们开玩笑：“你们的关系简直就是母亲和儿子、保姆和主人的关系嘛！”

楚梅笑着说：“你们这些搞文学的男人，难道不知道巴尔扎克说过的话？娶一个二十岁的女人做妻子，你什么都得为她做；娶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做妻子，她什么都愿意为你做。就看你们能不能猜透三十岁女人的心，三十岁的女人能不能猜透你们的心了，双方都猜透了，就会遇到像你们师兄和我这样的缘分了！”

师弟们听了，觉得楚梅的话充满爱情禅机，似懂非懂。问水清浊，水清浊没

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平常心。”心里却问自己:我真的已猜透了楚梅的心吗?楚梅真的已猜透了我的心了吗?……

四

“你还没睡呀!几点啦?”已经睡了一觉的楚梅醒来,看到水清浊躺在床上支接一支地抽烟,朝他大声嚷着。

水清浊的回忆被打断了,睡意全无的他此刻很想和楚梅说说话,像面对一位朋友那样在深夜里敞开自己的心扉,但楚梅很快又睡着了,随即发出一阵阵鼾声。整个公寓楼寂静得可怕,水清浊忽然感到很孤独。

水清浊和楚梅婚姻上的裂痕出现在一年之后。其时女儿晶晶刚刚出世,水清浊已完成了毕业论文答辩,正在考虑工作去向。时已担任南方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的丘永康希望水清浊能够留校,他认定水清浊是一块做学问的料。校方已经同意了中文系的请求,水清浊本人也很乐意。但是,楚梅和她的家人却坚决反对。在此之前,楚梅已经要她的父亲在省里找了人,替水清浊在省委宣传部安排了一个位置。按照楚梅的想法,像水清浊这样有着研究生文凭,又有才华的人,在这个正讲文凭的时候到党政机关去,可谓恰逢其时。只要好好干,就会官运亨通,前程似锦。她感到纳闷:这是人人都能看出来的道理,水清浊为什么不明白呢!从认识到结婚,我付出了那么多的牺牲,图的是什么,难道你也不明白?难道你作为一个男人,长期要我们一家三口无家可归吗?

水清浊却有着自己的想法。他当然清楚,留在大学里,就意味着与“贫困”和“寂寞”结缘,筒子楼就是他们全家的归宿。但是,大学里还有讲坛、学生、图书馆、林荫路,留在大学里,就可以与黑格尔、海格德尔、莎士比亚、鲁迅、林语堂……为伴,与唐诗、宋词和现代派为伴。如同鱼儿离不开水,农民离不开土地,水清浊只有呼吸着大学的精神文化气息,才感到自身存在的价值。政府机关的门、官场的门虽然向他敞开着,但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不是做官的料。他可以做到能说会写、勤奋工作、团结群众、先人后己,但他知道这些还远远不够,他必须以彻底牺牲自己已经被生活塑造的思想、人格、个性做赌注,来玩一场官场人生游戏,而结局却难以预料。在水清浊看来,官场充满了陷阱,机关布满了机关,等着他去跳,等着将他一举拿下。水清浊在心里说:“不!”

楚梅却并不在乎水清浊的想法,她决定用事实来感化他。她和已经当上出版局发行处处长的张子牛约好了,他们夫妇要去参观他的新居,祝贺他的“乔迁之喜”。



张子牛的新居坐落在省城最先开发的“清水湾”小区里，环绕着小区的绿化带和一湾碧水将喧嚣的城市割开，而出门就是市区。“真是个闹中取静的好地方！”当水清浊和楚梅走进小区时，楚梅分明听到了水清浊的赞叹声，不由得心中一阵欣喜。她对水清浊说：“让你惊喜的还在后面呢！”

果然，水清浊宛如走进了苏州私家园林。假山、喷泉、绿色的草坪、玲珑的九曲桥、依依的垂柳、流水潺潺的小溪……一幢幢具有徽派建筑风格的小楼镶嵌其中。楚梅告诉水清浊：“这个小区已经被建设部评为全国样板小区。”水清浊问道：“都是些什么人住在这里？”楚梅说：“反正没有当教师的！能住进这里的只有两种人：有钱的人和有权的人！”

说话间，西装革履的张子牛已经从楼上下来，笑容可掬地迎到了楼下门口的花坛前。两年未见，水清浊发现这位老同学气色良好、举止潇洒，显得越来越年轻了。张子牛与水清浊一阵热烈的问候，便将他们夫妇引进了自己家中。

张子牛家住在三楼，四室两厅两卫的大套。装饰一新的房子和款式新颖的家具让水清浊眼花缭乱、一头雾水，尽管有张子牛耐心和带着炫耀的讲解，他还是不得要领。楚梅则睁大眼睛，句句入耳入心，脸面涨红。

参观完新房，张子牛与他们在宽敞豪华的客厅里入座，给水清浊递上了一支“中华”烟。一位年轻秀气的女保姆端来了一只精致的茶盘，将两杯热气腾腾的龙井茶放在大理石的茶几上。

“怎么样，老同学？我过得还可以吧？”张子牛仰靠在沙发上，怡然自得地望着水清浊问道。

“我借用一句流行歌词来回答你：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子牛，你告诉我，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好像变魔术似的。我记得，几年前，你还住在编辑部的一间堆满杂志的小房子里，我去你那里喝酒，你还用煤油炉烧菜。”

“哈哈！天机不可泄露！”张子牛半是打哈哈半是回避地回答着。看到楚梅在向他使眼色，他变得凝重起来，对水清浊说道：“清浊，既然你问起我的生活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变化，作为老同学，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真理，一个简单的但却是至关重要的真理。好，我给你打比方吧，天下有两种老鼠，一种是厕所里的老鼠，一种是官仓里的老鼠，同样是老鼠，由于环境不同，前者吃的是屎，后者吃的是米。这个比喻虽然粗俗，但道理却很深刻：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就说我吧，人还是那个人，原先在杂志社里，混得那样惨，你也看到了，我就是再会写文章，编辑工作做得再好，到老也不敢梦想能住进这样的房子；后来我通过关系调到了出版局发行处，天时、地利、人和，我的才干得到超常发挥，这才

有了今天。想当初,我差一点由于割舍不了文学而放弃了调动,现在想想都感到后怕。人选择什么环境往往就是一念之差,而这一念之差却改变了人的命运。水清渚老弟,你现在就面临着这样的关口,可要三思而行啊!我再说一句粗话:你究竟是要当厕所里的老鼠,还是要当官仓里的老鼠呢?”

张子牛说话时,楚梅在一边频频点头,等他说完了,马上向他投去感激的微笑,随即又定定地盯住水清渚。

水清渚点燃了一支烟,默默地望着张子牛和楚梅,又将目光转向了挂在墙上相框里的照片,那是一张他们77级同学的合影,其中大约有一半以上现在都和张子牛一样,成了“官仓里的老鼠”,日子过得都很滋润。而在中学和大学当教师的,除了游海在外面神通广大,生活得很潇洒外,其余的似乎都不怎么样。水清渚心里忽然一震:难道我也要和他们一样,成为“厕所里的老鼠”?

水清渚清楚地记得,那天他的头脑里一直是乱糟糟的,心情很不好,中午喝了很多酒,在张子牛家那柔软的席梦思床上一直睡到晚上,才与楚梅一道回到她的家。当楚梅的父母又一次和他谈起去省委机关的事,他竟然情不自禁地说:“行!我去!”乐得楚梅当着全家人的面就亲吻他。

五

要不是后来遇到马大龙,水清渚也许就真的去了省委机关。

就在去张子牛家的第三天,马大龙突然来学校看望水清渚,并请他在学校附近的一家酒店吃饭,他们两个人喝了一瓶白酒。

马大龙和水清渚、游海当年插队时在同一个村子,后来水清渚去当兵,他被招工到建筑公司,在工地上干了四年。恢复高考后,他也考取了南方大学中文系,和水清渚又成为同学。马大龙是同学中被公认在仕途上春风得意的人,一毕业,他就被分配到省委办公厅,几年下来,就成了副处长。两年前,他又作为提拔干部对象下去当挂职副县长。马大龙主动要求下到自己当年插队的大别山区J县,也是全省有名的贫困县。这里的贫困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他决心将这几年来在机关的种种理论上的思考和设想付诸实践,为改变贫苦农民的命运作一番贡献。当时,游海就劝他放弃这种理想主义者的幼稚想法。游海说:“下去挂职只不过是一种过渡、一种形式,有职无权,你何必当真?只要在挂职期间,不出事情,和当地领导搞好关系,最后他们给你写个好鉴定,就大功告成了。你千万不能书生气,真想怎么样,那是给自己惹麻烦,拿你的政治前程开玩笑。”

马大龙对游海的话不以为然,下到县里后,果然锋芒毕露,到处捅马蜂窝,